

第一章 罷官仍憂國事

時值四月，春和景明。

晨曦穿過金殿琉璃瓦上的飛簷，在殿門處投下深深淺淺的光暈，將大殿照耀得益發莊嚴肅穆。

殿內，身著紫色一品朝服的顧相，手執笏板，眉頭深鎖的行至殿中，「陛下，臣欲彈劾許相。」

大殿之上，年輕的天子抬眸瞥了他一眼，靛青色的龍袍微微動了動，抬了抬手。天子身側的陳公公立時會意上前，快步從顧相手中接過摺子，呈至天子跟前。

「許相在位期間濫用職權，打壓忠良，結黨營私，收受巨額賄賂，行事囂張跋扈，一手遮天。如今人雖不在朝堂，仍背後操縱朝中心腹擾亂春闈，阻礙朝廷選賢任能，危害我南順江山社稷，罪責罄竹難書。懇請陛下下旨徹查，還朝堂清淨，還科舉清淨，還百姓清淨！」說完，便在殿中長跪不起。

大殿內頓時鴉雀無聲，空氣似乎也在一瞬間凝固，但眾大臣在心中暗自腹誹的聲音卻是非常活躍。

顧相今日出門，是不是被門夾著頭了？

怕是走得太急，把腦子忘家中了吧！

我的天——連相爺都敢彈劾，刺激啊！

正常的套路應該是相爺自己在殿中鬧著要辭官，然後陛下忍無可忍，最後當眾罷黜相爺才對！如今顧相這麼強行出來給自己加戲，怕是要完……

相爺就算被罷黜，那也是相爺啊！誰都知道天子心中自始至終就只有一個心腹愛將，敢公然在殿中這麼彈劾相爺的，這些年就顧相一人——嘶……保不準是最後一人了。

顧相在殿中跪了有點久，龍椅上卻始終悄無聲息，連帶殿中所有人也都噤若寒蟬，時間一長，顧相心中原本的底氣也不知去了何處，只能厚著臉皮微微抬首，悄悄看向大殿之上。

只見天子臉色和緩，一手拿著摺子，另一手指尖來回輕敲著龍椅扶手，似是在認真看他的奏摺，陷入了思緒中，精緻的五官掩在十二玉藻冕旒後，讓人捉摸不透。

良久，天子終於緩緩開了金口，「兩袖清風讀書郎一個，就他那三間破屋子——」他放下摺子，聲音略微壓低，「有什麼好查的？」

「陛、陛下？」顧相詫異抬頭，眼珠子險些沒瞪出來。

見狀，其他大臣臉上也漸漸出現了看好戲的神色。

來了來了！開始護犢子了！

兩袖清風讀書郎都出來了，這是想相爺了……

呃、陛下確實說得沒錯，相爺家還真只有三間破屋子，去過的都知道，會漏風那種，一間就是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」。

陛下尚在東宮時，相爺就是陛下的伴讀洗馬，少時探花及第，出仕後更一路得陛下垂青，從吏部員外郎起，經大理寺丞、禮部侍郎、鴻臚寺少卿、工部尚書，逾五載方為百官之首，也就陛下自己訓訓還行，旁人要是對相爺……陛下可是要不

高興的！

這下可好，不光當著陛下的面對陛下的犢子，還往陛下的犢子身上插刀子，陛下能看得過去嗎？

果然，大殿之上，天子緩緩起身，長袖拂過身前龍紋案几，「顧卿倒是提醒了朕，有人在朝中盡心盡力這麼多年，朕卻連座像樣的宅子都沒賞賜過。」

天子的聲音淡然，卻如在無波的古井裡激起了一陣漣漪。

顧相目瞪口呆，以為聽錯。

「顧卿現居何處？」天子自殿上緩步而下。

「回陛下，鹿、鹿鳴巷內。」

「府上幾口人，幾間屋？」

顧相只覺冷汗從背後竄出，倏地濕了裡衣，流汗的掌心只能顫顫地攥緊笏板，忐忑回道：「一百八十餘口……八十餘間。」

「清和雖不在朝中，卻沒少替朕操心朝中之事，朕心慰之。顧卿如今也如此替江山社稷著想，替朕著想，朕亦欣慰，既然如此，不如顧卿再替朕分憂一次。」天子目光平靜的說。

「嗯？」顧相尚未反應過來。

「不如……你同他換換？」

黃昏將至，宮中各處開始陸續掌燈。

明和殿外古木參天，滿園新綠漸漸暗了去，宮牆盡頭，落霞微卷。

近處的宮燈下輕塵流轉，映在天子側顏上，年輕俊逸的臉龐精緻若鐫刻，又帶了點沉穩的威嚴，盡顯風華絕倫。

殿外，陳公公快步入內，躬身道：「陛下。」

「說。」宋卿源沒有抬頭，目光落在手中的奏本上，平靜開口。

陳公公恭敬道：「陛下，相爺去了繁城。」

宋卿源懸筆輕「嗯」一聲，仍舊沒有抬頭。

陳公公察言觀色試探著說下去，「相爺去繁城牢獄裡提了人……」

聞言，宋卿源這才看了他一眼，隨手闔上那本批閱好的摺子擱在一處，好像不怎麼在意。

可自東宮起，陳公公就在他身邊伺候了，是宮中最摸得清他脾氣的一個。

眼下天子雖未開口問，但已經放下奏本，端起一側的茶盞，這便是明面上未吱聲，實則是惦記著相爺的事，已經看不進奏本了。

果然，宋卿源輕抿一口茶，便狀似漫不經心地問道：「提了什麼人？」

陳公公深吸一口氣，悄聲回答，「是繁城知府羈押在牢獄內的……採花賊。」

此話一出，就見眼前人掌心微滯，接著便是肉眼可見的惱意在眉間聚攏。

陳公公趕緊低頭避開，還是聽到極其輕聲的一句「不務正業」。

「傳旨，繁城知府樓明亮目無法紀，即日起革職，回京查辦。」

「是。」陳公公剛準備遁走——

「還有。」

陳公公不得不又轉回身。

「傳朕口諭——」

陳公公抬眸看向天子，知曉這一句口諭必定是給相爺的。

「給朕滾回來！」

長河落日，塞外風沙，要去北關城，就要穿過綠洲前這幾十里的荒漠。

許驕騎著雙峰駱駝，腰間別著水囊，臉上裹著厚厚的裹巾，遮擋沿路的風沙，也遮擋住大半面容，只露出一雙清亮明眸。

原本，旁人都覺得這雙眼睛的主人該是女子，而且一定是個極好看的女子，但見人家一身男裝，且眸間的清亮在看過來時忽然變得銳利，似是能洞察人心，加上對方身側還跟著數個手持刀劍，目光如鷹的侍衛，原先被驚豔的商旅紛紛收回目光。

在塞外，這樣的人不知道是什麼來歷，最好不要多看。

許驕這才收回目光。

塞外的風吹得她衣襟嘶嘶作響，也吹得她身側的駝鈴發出陣陣輕響。

許驕看向眼前的酒肆，只見其上飄揚著半張紅色的旌旗，是供往來商旅歇腳補給的象徵，也是這方圓幾十里的荒漠中唯一一處可以落腳的綠洲。

這處在地圖上標作「曉鎮」，是去北關城的必經之路，路上往來的大都是邊關商旅。

「許爺，起風了，今晚要在這裡落腳，明日晨間走，黃昏前後可以抵達北關城。」

彭秦雲一面下駱駝，一面取下遮擋的裹巾，露出的臉正是十七、八歲的少年模樣。

許驕也跟著彭秦雲一道取下裹巾。塞外風沙迷眼，需用裹巾遮住口鼻，避免風塵。

裹巾下，許驕的面容不算白皙，肌膚甚至有些偏小麥色，但即便如此，也遮擋不住她明艷精緻的臉龐。

若是這抹絕色再配上白皙肌膚，便是少見的佳人絕色，這讓方才那些還沒死心的商旅心中不禁再度惋惜。

可惜了，是個男子……

入了酒肆，許驕沒摘下手上的羊皮手套。

出門在外，但凡旁人在，她便從不摘下羊皮手套，因為臉上要撲成小麥色容易，但手上的顏色易落，若露出一雙纖手，便會與臉上的小麥色形成鮮明對比，所以她一直戴著羊皮手套。

幾日前，她途經繁城，找樓明亮打聽可以帶她穿過荒漠去北關城的人，樓明亮便告訴她，早前有一個少年可以一人穿過荒漠，抵達北關城，還能在「犯事」後，一個人獨自穿過荒漠，全身而退。

「犯了什麼事？」她很是好奇。

樓明亮卻是一臉平靜，「自己誣賴自己採花，主動進府衙牢獄裡蹲著，趕也不走。」
「……把他提出來。」

她要去北關駐軍一趟，而知曉她行蹤的人越少越好，此行她就需要這人做嚮導。塞外天氣無常，往來商旅基本不敢走夜路，因為夜裡的風暴沙塵和晝夜溫差，還有沙漠裡的螻蛄蟲蠍，樣樣都能易如反掌的取人性命，所以她才要一個熟悉此處的人帶路。

酒肆裡已滿滿當當都是等著在此處過夜的人。聽到又有人進來，所有人的眼睛皆齊刷刷地看了過去，很快便紛紛露出驚豔之色，但在見到對方身後的幾個護衛時，又陸續將目光收了回去。

儘管酒肆內已經滿座，但小二見了許驕等人，立即將其中一張桌上的人直接趕了下來，給許驕幾人騰位置。

被趕離的人自然不滿，雙方還因此產生口角，可彭秦雲卻只是率先坐下倒茶，並對許驕輕輕搖頭，示意她不用理會。

果真，那群人很快被轟了出去，酒肆中也迅速恢復為早前的熱鬧嘈雜，到處都是說話、飲酒和嚷嚷聲，彷彿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一般。

綠洲中就這麼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，往來都要經過，誰都不願意得罪酒肆裡的人，所以自然沒有人去管剛剛被轟出去的客人。

也是在這事發生後，更加沒有人敢再多朝許驕這裡看一眼。

方才在酒肆門口，許驕留意到彭秦雲給過小二一兩八錢銀子做賞錢，而小二接過賞錢，特地看了他們一眼，才將他們的駱駝牽到北邊的棚子處。

後來有人在他們之後到了酒肆，給的賞銀更多，但小二卻將這些人的駱駝牽到南邊，且也沒為那幾人騰位置，眼下幾人還擠在角落，甚至對她流露出羨慕之情，但大抵是因為看見剛才那一幕，沒敢開口說什麼。

「你給小二的一兩八錢有什麼特殊之處嗎？」許驕一面用茶水燙碗筷，一面壓低聲音問。

酒肆中都是人，人多便嘈雜，一嘈雜更沒人留意她用茶水洗筷子的舉動。她一直有這個習慣，去到何處都是——高溫殺菌，再不濟，洗洗灰塵和油膩也好。

彭秦雲也壓低了嗓音，「許爺，一兩八錢是這條路上的暗語。」

還真是……許驕看了他一眼，示意他繼續說。

「很早之前，北關城還沒有駐軍，這條商路也不像眼下這麼穩當，時常被巴爾人、流寇還有悍匪打劫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學會了互助協作，而『一兩八錢』就是當時的暗語。百餘年下來，北關城駐軍有了，商路也沒這麼亂了，但這個暗語還是傳了下來，意思是『自己人，不宰』。」

許驕聽得有趣，又追問，「駱駝呢？」

彭秦雲翻開兩個杯子，一個放左，一個放右，「牽到北邊的駱駝不宰，駱駝在南邊的人，等翌日出發的時候，要麼東西不在，要麼駱駝不在，再要麼，人不在……這些都是塞北不成文的規矩，至於酒肆中的座位，都是留給駱駝放在北邊這些人的。」

許驕這才明白方才小二攆人走的緣故，看來這一趟從繁城將彭秦雲拎出來果然是對的，省了不少麻煩事。

樓明亮讓她把彭秦雲從繁城牢獄帶走，是她欠他一個人情；但樓明亮願意這麼做，彭秦雲就一定不是採花賊。

「那麼我們睡哪兒？」方才她環顧四周並未發現房間，這處綠洲就這麼一座酒肆，那酒肆就應當也會做客棧的營生才是。

「在這樣的地方，夜裡沒人敢睡，酒肆只有幾間客房，在後面。不過大多數的商旅都會在這邊坐上一宿，配上好酒好菜，打發時間。」

許驕不想引人注目，自然也要入鄉隨俗，只是剛端起酒杯就聽見鄰桌的談話。

「聽說了嗎？咱相爺這回被罷黜，竟然是因為一連數日沒上朝，惹怒了天子。」許驕指尖微頓，筷子在半空中短暫停留，很快便穩穩夾了一片紅油豬耳，不慌不忙往嘴裡送。

這裡只是塞外邊關的一處酒肆，天高皇帝遠，就是要說宋卿源的閒話都沒人會吱聲，更別說是她的。

她淡然處之，好像旁人說什麼都同她本尊沒什麼關係。

這一路從京中到邊塞，就連她是血盆大口的妖怪這種話她都聽過，至於什麼陰險狡詐、禍亂朝綱，或是中飽私囊、打壓忠良的評語，她早見怪不怪了。

況且，她被罷官也確實不是頭一回。

只是這回的真相是，夏天她吃多了冰品，來大姨媽的時候痛得不想下床，生無可戀地在床上躺了幾日，心想偌大一個南順，朝中少了誰還不都一樣轉，她何必非要挑這個時候自己為難自己，索性一連幾日都稱病沒去上朝。

她真是病了，還是不能讓太醫看的病！

不過當時她在朝堂上也確實惹惱了天子，他讓她好好回家反省，所以在天子看來，她恐怕就是乾脆一連幾日與他嘔氣不去上朝吧，朝中又有這麼多雙眼睛看著，不罷她的官，天子實在下不來臺。

可她總不能告訴旁人，她每個月其實都有那麼幾天不想上朝，再加上這次又貪嘴吃多了冰……

左右嘴都長在旁人身上，今夜漫長，就當聽京郊茶肆說書的打發時間吧！

鄰桌渾然不知他們話中的主角就在身邊，繼續調侃，「自從相爺離開朝中，陛下是看誰都不順眼啊！連提了兩個宰相，都不到兩月就換了。前面頂著這麼大一個相爺在，宰相才真正是朝中的高危險職業，不好做吶！」

在南順，相爺是專稱許驕的，宰相才是職位。

許驕保持左耳朵進，右耳朵出的原則，繼續塞了口紅油豬耳。

「我聽說，顧相還當著滿朝文武的面在天子面前彈劾相爺，說相爺在位期間濫用職權打壓忠良，並收受巨額賄賂，人不在朝中了還在背後操縱春闈，阻礙朝廷選賢任能……」

整個酒肆頓時都是驚訝聲，但都是在說「連相爺都敢彈劾，顧相這是傻了吧」這樣的話，沒人在意顧相究竟彈劾得對不對。

許驕也很意外，顧凌雲這是同她多大仇，多大冤啊？

但這人怕是氣糊塗了，當著天子的面說她濫用職權打壓忠良，收受巨額賄賂，還說她人不在朝堂仍一手遮天，這不等於在宋卿源跟前一個勁兒地說——「你看吧，你這個天子是不是昏庸無能」。

以宋卿源的性子，肯定忍不了。

居相位者卻如此沉不住氣的亂咬人，就不配坐這個位置。

許驕都能想像大殿上，宋卿源緩步走下殿中的模樣了。

「結果你們猜，天子怎麼著？」有人存心吊胃口，不少人立時都豎起耳朵聽。

上月的事，在邊塞可還新鮮著！

就連許驕自己都很好奇。

這兩個月她正同宋卿源嘔氣，朝中的消息她刻意讓侍衛葫蘆別告訴她，她只知曉顧凌雲辭官了，但怎麼辭的，還真沒人同她細說過。

「天子說，兩袖清風讀書郎一個，就相爺那三間破屋子，有什麼好查的？」

許驕剛夾了一片紅油豬耳放在唇邊，聞言頓時有些惱火。

她那三間屋子怎麼就破了？明明就是世外桃源，冬暖夏涼，門口還有私人湖泊，遠處青山如黛，放在她穿越前，根本是頂級湖景豪宅好不好，她挑好久才挑中的，怎麼到他嘴裡就成三間破屋了！

「來來來，喝酒喝酒，管他相爺不相爺的，反正都不在這酒肆裡就對了！」

一側，彭秦雲險些笑出豬叫聲，被許驕涼涼地瞥了眼才趕緊噤聲，還險些噎住。

許驕這才斂眸，收回思緒。

近來軍中不算太平，各處駐軍都在想破腦袋要軍餉，一個比一個獅子大開口，再大的國庫也吃不消。

宋卿源尚在思慮她就先來了北關城，這裡正好有隻嘴巴張得最大，最會要餉的「雞」，最適合拿來殺雞儆猴了。

於是，當許驕出現在北關城駐軍處的時候，就對上曹複水一臉嫌棄的表情。

「相爺都不在朝中了，還這麼關心朝堂之事，千里迢迢來我北關駐軍處？」

面對熟人，許驕這時臉已洗乾淨，一面上前，一面摘下手中的手套，慢悠悠地回話，「這不是聽聞曹將軍在要軍餉嗎？」

曹複水登時有些惱羞成怒，怎麼就這麼直白！

「曹將軍應該多要些的。」許驕說完，一臉耐人尋味地笑了笑，偏偏就是不說下去。

反正她不急，急的就是曹複水。

曹複水自然不知她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只覺喉嚨像卡了根魚刺一般，明知對方是故意引他上鉤的，但他還是忍不住心癢起來。

可許驕卻忽然間對他營帳中的沙盤充滿興趣，一面握著手中的鞭子，一面饒有興致的繞著沙盤邊走邊看，繞得曹複水更是一肚子火。

關鍵是許驕還看得極其認真，不忘一面問他話，「曹將軍，綠色的旗幟和紅色的旗幟有什麼區別啊？」

曹複水嘴角抽了抽，儘量捺著性子同她解釋。

好不容易解釋完，許驕輕「哦」了一聲，又接著問：「那黃色的呢？還有黑色和白色的？」

曹複水是封疆大吏，原本脾氣就暴躁，眼下更是掐死她的心都有了。

但許驕無論有沒有罷官，是不是在朝中，都算天子近臣，也是最摸得清天子脾氣和心思的人。要軍餉的摺子遞上去很久都沒有動靜了，天子既沒說准，也沒說不准，更沒遣人來問一聲，摺子就似石沉大海一般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如今唯一來的就是眼前的許驕，所以他實在摸不清許驕來北關城究竟是天子的意思，還是許驕自己的意思，只能耐著性子回答。

但他沒想到對方臉皮如此厚，問完旗幟又問標識，再問標識刻度……你特麼千里迢迢來北關城，就是為了來看老子的沙盤嗎？

終於，在許驕又要開口前，曹複水看準時機搶先插話，「軍餉一事，還請相爺賜教！」

許驕笑了笑，也不問廢話了，而是用手中的鞭子指了指沙盤上的北關城，「曹將軍請看，北關城的腹地這麼大，又同巴爾接壤，周圍大片都是荒漠……」

許驕還未說完，曹複水的臉色已經徹底拉了下來——再裝自己看不懂啊！沙盤上一個字都沒寫，你看不懂沙盤，怎麼能這麼精確地指向北關城？

他忍不住在心裡又問候了許驕祖上一遍。

許驕也不管他，不疾不徐地道：「可是曹將軍，西關同樣也有荒漠，那頭還有西戎虎視眈眈，也沒見鶴城駐軍有北關城多吧？」

曹複水眉頭緊皺，「許清和，你到底要說什麼？」

許驕沒有回答他，續道：「再說慈州吧，慈州也是南順的邊界，但天然隔了沱江這條天塹，所以慈州的駐軍都是水軍。嘖嘖，從沙盤上看，除慈州水軍外，南順的駐軍大半都在北關城，所以我才說曹將軍要少了，你應當多要些，至少要超過另外幾處的總和才對。」

無論許驕是有意或無意，最後那句的暗喻都讓曹複水心驚肉跳，「許清和，話不能亂說！巴爾一族驍勇善戰，逐水草而生，國中部落諸多，臨近國家皆受其害，北關駐軍要抵禦巴爾鐵騎，當然要放重兵！」

「是，巴爾鐵騎驍勇善戰，不容小覷，但南順地域偏南，曹將軍要是翻翻這兩百年的史冊記載，就應當知曉巴爾國人並不習慣南順的氣候，這些年騷擾南順的機率還不及鄰近諸國的二十分之一。」

曹複水臉色越漸難堪，「……你到底要說什麼？」

許驕笑了笑，拿起沙盤上的綠色旗幟，逐一插向北關、鶴城、西南、東南四處，等插完，還不忘特地數了數。

曹複水更氣了。數什麼數！肉眼一看就知曉北關駐軍處的綠色旗幟最多，就算北關城腹地最遼闊，但駐軍的密度也遠高於另外三處。

許驕裝模作樣地數完後，又歎道：「曹將軍，另外幾處駐軍中，除卻鶴城駐軍防禦西戎，兵力稍微多一些，其餘幾處皆是剛好只能用來維持要塞安穩的人數，一

且國中有任何異動，這幾處駐軍都不能動，只有人數最多的北關城才有兵力可供調度，所以曹將軍無論要多少軍餉，陛下都會給，因此我才說曹將軍要少了，應當多要些——」

「許清和！」曹複水臉色已經難堪到了極致，他先前就一直強忍著按緊佩刀，儘量不發作，眼下實在忍不住了，條地拔出佩刀。

對方的話，等於變相在說他手持重兵要脅天子！

曹複水徹底惱了。

聽到營帳內有拔刀聲，帳外的駐軍士兵和許驕的侍衛也紛紛拔刀相向，一時間勢若水火。

不明就裡的彭秦雲驚得眼珠子險些掉出來，真拔刀啊！看來這裡還不如繁城牢獄安全呢！

營帳外的雙方僵持著，但營帳內卻沒有傳出更多動靜，一時間雙方都不敢入內，也不敢收刀。

營帳內，許驕面色不變，還上前用鞭子緩緩將曹複水手中的佩刀推向刀鞘，輕聲笑道：「話還沒說完呢，曹將軍先別著急發火。」

曹複水怒目瞪向許驕，他知曉許驕是天子近臣，他也不敢將人怎樣，拔刀除了是氣惱，其實就是想嚇唬對方，但這傢伙仍舊老神在在的模樣，等他反應過來才知曉自己是氣糊塗了。

許驕在相位兜兜轉轉好幾年，出使燕韓時，連燕韓國中動盪都遇到過，什麼樣的陣勢沒見過，怎麼可能膽子小？

於是他輕哼一聲，「嗖」的一聲收刀，算是順著許驕給的臺階下了。

他臉上雖然陰沉，但已慢慢冷靜下來，心中也開始漸漸打起了退堂鼓。

雖然許驕剛才那番話乍聽讓人惱怒，他不就要些軍餉，怎麼就成了要脅天子了？但仔細一想，並非沒有道理。

許驕都能如此想了，皇帝就不會這樣覺得嗎？

如今皇帝遲遲沒有答覆，難道是在試探他？

曹複水越想，心便越漸忐忑，再度憶起早前的懷疑——許驕究竟是自己來的北關城，還是得了皇帝授意？

是不是剛才那些話皇帝不方便說，朝中任何人也都不敢說，所以正好藉罷了許驕的官為由，讓他來北關探探？

曹複水眼中分明已經沒有先前的盛怒，只是凜聲道：「要說快說。」

許驕这回拿了曹複水先前說代表敵軍的紅色旗幟，不偏不倚地插進北關城駐軍處。

曹複水當即臉色就青了，「許驕！」腰間的佩刀又險些要忍不住拔出來。

但許驕手中的鞭子卻反過來指向他鼻尖，他不禁愣住。

「曹複水，你獅子大開口要軍餉，先不說是不是要脅天子，陛下若應了，別處駐軍會不會眼紅？陛下要是不應，又怕不怕北關被巴爾掣肘？你北關城駐軍加起來比其餘幾處駐軍都多，若是陛下心胸狹窄些，覺得你養這麼多兵，吃這麼多糧，還時不時要軍餉，難保有一日你不會掉轉矛頭對準京中，你猜猜，屆時誰的腦袋

先落地，陛下心中才會安穩些？」

聽許驕忽地冷下聲質問，曹複水臉色陡然煞白，握住佩刀的手頓了頓，肩也下意識垮了下來，「曹家世代忠良，怎麼會做這種事？我要軍餉，是因為聽說西南駐軍的軍餉翻了翻，但北關的軍餉近年幾乎都沒有動過，軍中早有怨言，我若是不爭，如何向軍中交代？」

許驕上前壓低聲音，故作痛心地斥道：「曹將軍，原本這些話我不當與你說的，但你該知道凡事都有前因後果，西南軍餉多了，是因為收編了南蠻一族納入西南駐軍中，只是此事尚未公佈而已。曹將軍連原因都未打聽清楚就急著眼紅，一連上了幾道摺子給陛下施壓……古往今來，在天子跟前哪隻出頭鳥好當？是不是，曹將軍？」

曹複水被說得整個人僵住，西南駐軍收編南蠻一族？

這麼說來，真的是他冒失了！

尤其是聽到許驕最後意味深長的出頭鳥一說，不禁緊張得吞了吞口水。

他就是氣自家軍餉近年來漲得少，又聽到西南駐軍軍餉之事，才想爭一次，但也明白無論軍餉多少軍中都會有怨言。

他投身軍中是為了精誠報國，若是因為這種芝麻大的小事將自己搭進去……

「那……相爺覺得曹某應當怎麼辦？」曹複水的語氣陡地放軟，對許驕的稱呼也改了，「再上道摺子，請陛下撤回早前的要求嗎？」

但朝中都已知曉此事，他已經讓天子騎虎難下了……

許驕看著他，沉聲說出答案，「請調。」

須臾，待曹複水同許驕一道從營帳中走出，駐軍將士和許驕的侍衛才紛紛收刀。

曹複水一臉感激的朝許驕拱手，「相爺此番行蹤保密，曹某便不遣人多送了。」

一直在帳外警戒的彭秦雲簡直要驚掉下巴，方才他們不還劍拔弩張的，眼下怎麼就變成這樣？

不過這總是好事，他趕緊上前，「許爺，你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，上駱駝。」許驕淡聲吩咐。

等上了駱駝，離開營地後，許驕才覺腳軟。

嚇死人了！曹複水那隻蓬頭獅子狗，竟然拔刀嚇唬她！

第二章 祕密被發現

穿越荒漠回綠洲要一整日，眼下已過晌午，許驕等人便回北關城落腳，欲等到明日晨間再出發。

北關城是南順和巴爾的交接處。城中商旅往來頻繁，其中大部分是巴爾、羌亞甚至西域的商旅。

早幾日許驕心裡一直惦記著曹複水的事，沒怎麼睡好，如今心中一塊石頭落地，她就想沐浴後早點歇息。

「許爺。」彭秦雲在外叩門。

許驕「嗖」的一聲開門，「什麼事？」

彭秦雲滿臉堆笑，「今晚是北關的蘭姿節，所有人都會戴面具並盛裝出席，一直

狂歡到子時，許爺要不要去？」

「不要。」許驕說完便關門，彭秦雲卻伸手卡住門，誰知許驕是真的用了力，頓時疼得彭秦雲大叫起來。

許驕重新開門，銳目看向他才被門夾的爪子，皮笑肉不笑的警告，「你這隻手若是不想要了，我可以請葫蘆代勞。」

聞言，彭秦雲趕緊將被夾腫的豬蹄收了回來，乾笑道：「不敢勞煩許爺。」

許驕橫了他一眼才重新關門，可彭秦雲卻還不消停。

「許爺，你真的不去嗎？蘭姿節可熱鬧了，整個城中都在狂歡，會吵得你睡不著的！」

許驕沒理他。

最後，彭秦雲終於在門外哀嚎，「許爺，你要是不去，他們也不讓我去啊——」

聞言，許驕這才想起自己從繁城將彭秦雲提出來的時候，曾當著他的面交代過葫蘆，若是他亂跑，可以打斷他的腿。

原來這一整晚一直鬼哭狼嚎，是想去玩了。

屋門「嗖」的一聲再次打開，這次彭秦雲剛準備扯開嗓子嚎，忽然見許驕開門，又趕緊將聲音憋了回去，險些憋成內傷，「許、許爺……」

許驕歎了口氣，朝屋外守著的葫蘆道：「讓他去。」

彭秦雲登時如蒙大赦。

許驕又接著叮囑，「他要是生事，沒按時回來，就找到他，把他的兩條腿外加兩隻胳膊一道折了。」

葫蘆頷首，一張冰山嚴肅臉彷彿在說，他早就想將人折了。

「我知道啦，許爺！」彭秦雲一溜煙的下了樓，轉眼就不知蹤跡。

至此，許驕才終於得了清淨。

有駐軍在，北關城其實很安全，尤其今日是蘭姿節，城中絕大多數人都狂歡去了，客棧中反而顯得冷清。

許驕褪了衣衫，浴桶中水氣嫋嫋，溫熱的水包裹肌膚，令人充滿暖意。取下裹胸，許驕舒服得歎了歎，仰首靠在浴桶邊緣，整個人慢慢放鬆下來。

要回京了，她方才打了一連十個噴嚏吧，肯定是岑女士在念叨她了。

想起岑女士，許驕不由笑了笑，很快又心虛起來，畢竟她這趟來北關都沒跟岑女士說，她應當擔心得不得了。

天下母親皆相同，岑女士並不關心她在朝中如何，只關心她什麼時候嫁人生子，好抱外孫。

這趟從京中到北關用了足足兩個月，岑女士肯定想她，她也想念岑女士了……

沐浴好後，許驕看了看窗外。

彭秦雲沒胡說，蘭姿節是很熱鬧，窗外都是歡呼聲還有歌舞聲。

她忍不住披上衣裳，在窗戶前駐足。

只見大街上有穿著各式各樣服裝跳舞的人，有大口飲酒的，還有表演口中噴火的、頭上頂缸的，甚至還有吹奏樂器讓蛇跟著扭腰的，看得許驕癢得慌。

她怕老鼠、怕蛇，尤其是蛇沒有腳卻可以「跑」那麼快，簡直逆天！
她抖了抖，趕緊關上窗戶，心中頓時安穩許多。
但闔上窗，熱鬧的聲音仍會傳來。她躺回床榻，戴上特製的真絲眼罩，又塞上耳塞，周遭這才安靜下來。
她這幾日都沒怎麼睡好，以為自己倒頭就能睡，沒想到在床榻上翻來覆去多時也沒能睡著。
最後，索性撐手坐起，一把扯下眼罩。
算了，難得來北關城一趟，應當給岑女士帶些禮物回去，今日不正好是蘭姿節嗎？而且這裡又沒人認得她……這麼一想，許驕登時睏意全無，伸手抓了一側的衣裳披上，俯身穿鞋。
換女裝，給岑女士買禮物去！

許驕早前只在書上見過對蘭姿節的描述，但在書上讀到和親眼看見又全然不同。岑女士雖然嘴上總說不喜歡禮物，回回都說「妳什麼時候把自己嫁出去，我就高興了」，但許驕知道，自己送給岑女士的每一樣禮物她都會小心翼翼地收好，還會不時拿出來看一眼。

「姑娘買隻倉鼠吧，這種倉鼠好養活，而且聰明，自己嘴裡就可以藏東西，餓不死，姑娘妳看看！」街邊小販不知從哪兒竄出來，嚇得許驕一哆嗦。

她怕老鼠，倉鼠也是鼠啊！

幸虧葫蘆適時擋到她身前，街邊小販討了個沒趣，立時又沒了蹤跡。

驚嚇過後，許驕又有點心動。岑女士其實很喜歡小動物，小貓小狗小兔子都喜歡，妥妥的少女心一枚。

加上京中很少見到倉鼠，岑女士也沒見過，要真送一對倉鼠給岑女士，說不定岑女士真能喜歡……

這時又有商販上前，「姑娘，買些珠寶首飾吧，這都是從西域來的，妳看看這紅寶石的成色。」

許驕收起思緒，認真看了看那枚紅寶石。

岑女士除了喜歡小動物，也喜歡珠寶，但岑女士的手飾頭面大多素雅，也不喜歡鮮豔的。

許驕默默把紅寶石放了回去。

「姑娘，要不買些香料吧？這些是西域來的香料，剛到的新貨，絕對是新品，姑娘看看，西域來的商人還在那兒跳舞呢！」

商販指了指，許驕順勢看去，就見大街上燃著篝火，確實有不少人繞著篝火起舞，她甚至一眼就見到在人群中跳得暢快的彭秦雲。

這傢伙應當是在牢獄裡蹲久了，出來就想活動筋骨，「葫蘆，走。」許驕沒有久待，喚了葫蘆一道離開。

這裡是北關城，今日又是蘭姿節，所有人都盛裝出席，還戴著面具，穿女裝是最

不容易被發現的，而且她也許久沒穿過女裝了，還有葫蘆在，她不擔心。

葫蘆從小就跟著她，是知根知底的。

街上男女都有，衣香鬢影，更有不少異域風情的女子，許驕混在其中，還裹得嚴嚴實實，不算起眼。

她看了不少女子的東西，眼中不自覺的流露出一點豔羨，可最終還是都放了回去。

她不需要，也用不到。

最後，她還是回頭買了那對倉鼠。

「牠們不會打架嗎？」

倉鼠商人拍胸脯保證，「不會的，牠們是一公一母，會生小倉鼠。」

許驕很想和這對倉鼠和平相處，但她還是害怕，於是一直讓葫蘆拎著，另外又給岑女士買了一對珍珠耳環。

她都想好了，等回到家，先跟岑女士說她帶了禮物，岑女士一看，是珍珠耳環啊，有些普通，這個時候她再把倉鼠拿出來，屆時岑女士一定特別高興。

欲揚先抑，對大多數人都適用！

臨到差不多該回客棧的時候，許驕的目光落在一個賣匕首的小攤上。

「姑娘好眼光！這把匕首——」

「我要了！」商販還沒說完，許驕就直接開口。

這把是戈壁之眼的仿品。

戈壁之眼，許驕很熟悉，早前羌亞使團來南順的時候獻過一把給先帝。

後來先帝將匕首賜給宋卿源，他一直很喜歡，也隨身帶著。

宋卿源在東宮時，先帝曾命他去南邊督辦水利，而她是太子伴讀，便跟著一道去了，誰知中途遇到刺客，是宋卿源替她擋了一刀，那把戈壁之眼最後插在刺客心頭，隨刺客一道落入江水中，所以她知道這把是贗品。

但即便是贗品，對她而言，意義也不同。

許驕伸手想拿，但還沒拿到就被人捷足先登了。

「哇，戈壁之眼，蘭姿節上竟然有這種好東西！老闆，這個多少錢，我要了！」

商販頓時為難，「是這位姑娘先定下的。」

彭秦雲這才察覺身側傳來一陣殺氣，還有點熟悉感。

他轉眸看向一側，當即笑出來，「喲，葫蘆，你也偷偷來逛蘭姿節了呀？」而且還買了倉鼠！

他的目光隨後看向葫蘆身側那個戴著面紗，纖腰窄窄，眸間清亮的女子，立時曖昧地笑了笑，「放心放心，葫蘆，你和這位姑娘慢慢逛，我不會告訴許爺的！」

話落，還拍了拍葫蘆的肩膀，笑盈盈地轉身。

但他剛走出幾步，腳下就倏地滯住，整個人像見了鬼般抖了抖，然後慢慢轉身，一臉如喪考妣。

「許、許爺，你放心，今日的事我一定不會說出去，像殺人滅口這種沒有品味的

事，許爺一定不屑做……許爺，我錯了，我不應該在蘭姿節到處晃悠！」客棧裡，彭秦雲絞盡腦汁說了一大堆，但許驕只是冷眼看他，好似在聽，又好似沒在聽的模樣。

「許爺……」彭秦雲就差在她面前哭喪了。

「匕首給我。」

嗯？彭秦雲這才反應過來，自己手中有剛才在西域商人那裡買來的匕首。

原來就是這把匕首闖的禍！他忙不迭地將匕首遞給許驕。

許驕接過，慢慢拔開匕首，鋒利的刀光在彭秦雲眼前閃過。

彭秦雲的眼淚當即不爭氣的落下，「許爺，我不想死！嗚嗚嗚……」

許驕惱火地瞪他，葫蘆也很是頭大，他都哭了一晚上了！

「把嘴巴給他縫上。」許驕被吵得頭疼，忍不住低吼，結果彭秦雲當即不哭了。

許驕沒好氣的睨了他一眼才收回目光。

她其實有些怕刀和匕首這類東西，但戈壁之眼不一樣，她以前在宋卿源身邊看習慣了，即便是仿品她也不怎麼害怕。

看著手中握著的戈壁之眼，就會想起宋卿源替她擋的那刀。

唉，也罷，她同宋卿源置氣做什麼？

闔上匕首，寒光盡斂，許驕這才看向彭秦雲，「說吧，是要斷舌頭還是挖眼睛，自己選。」

葫蘆一臉無語的看著主子，知曉她又開始嚇唬人了。

這一路彭秦雲其實沒少被她嚇唬，一會兒要打斷他腿腳，一會兒又要斷舌頭挖眼睛的，但仍是次次都會當真。

只見他當即撲通一聲跪下，聲情並茂地哀聲哭求，「許爺，宰相肚裡能撐船，就不要和我計較了吧……」

「誰說的？京中都知道我心眼兒小，錙銖必較。」

彭秦雲立即更換套路，豎起幾根指頭，義正辭嚴的發誓，「我彭秦雲發誓，若是把許爺喜歡偷偷男扮女裝的癖好洩露出去，就被天打雷劈，直接劈成焦炭，再劈一次再焦炭，焦得不能再焦！」

「……把那幾根手指也剁了。」

「別別別！許爺，我不發誓還不行嗎？」彭秦雲當即藏好自己的手，「許爺，我不會把妳是女子的事說出去的。」眼看真糊弄不過去，彭秦雲才沒轍的老實起來。許驕這才收回目光，淡聲道：「那你現在就回繁城牢獄去。」

「啊？」彭秦雲有些意外這個發展。

「我把你從繁城牢獄提出來，繁城知府會有麻煩。既然是你自己進牢裡的，想出來就自己想辦法自證清白。我還有事，要先去涼城一趟，你要是敢不回繁城牢獄，或是日後讓我聽到什麼風聲……」許驕「啪」的一聲放下匕首，嚇得彭秦雲不由一哆嗦。

許驕惡狠狠地笑開，「你試試看。」

許爺，後會有期。

翌日一早，彭秦雲便留了張字條，跑得沒影了。

字條中間還用一個「x」把「有」字劃掉，補了一個「無」字，足見其心路歷程。許驕不甚在意地放下字條，沒再多想。

雖然從北關去往涼城也要穿過荒漠，但距離很短，無論有沒有彭秦雲，她都可以安穩抵達。

抵達涼城大約是五日後。

這五日，許驕慢慢也學會如何與倉鼠相處。

雖然眼下一人二鼠還算不上融洽，但好歹她這麼怕老鼠的一個人，看久了也覺得倉鼠還是挺可愛的，算是大有進步了。

倉鼠商人說的沒錯，牠們很聰明，會在嘴巴裡藏食物，保證自己不餓肚子，還會在自己的籠子裡跑圈圈，精力十足。

她管其中一隻叫大倉，另一隻叫小倉。

大倉在玩的時候，時不時就會欺負小倉一下，但大多時候都還是和平共處的，這令許驕莫名覺得大倉有些像宋卿源。

離京兩個多月，再加上先前與宋卿源置氣，她已經有三四個月沒見過他了，也不知道他桌上那盆她送的仙人球養死了沒有。

許驕低頭看了看手中的匕首。

雖然是贗品，但她從這麼遠的地方給他背回來，總該消氣了吧……

涼城城門口，遠遠見到騎馬的葫蘆，翹首盼望的傅喬眸間立時出現驚喜，牽著身側的女兒小蠶豆迎上前。

「朱夫人。」葫蘆勒馬停下，拱手問候。

傅喬笑了笑，「阿驕呢？」

話音剛落，馬車窗的簾櫳就被撩起。

「在這兒呢！」許驕探頭朝她們古靈精怪的做了個鬼臉，眸間笑意藏都藏不住。

眾人高高興興回了朱府，許驕立時把小蠶豆抱起來舉得高高的，讓小蠶豆不住地咯咯笑。

許驕很有小孩子緣，早前出使燕韓，就同燕韓的小太子玩到一處去，眼下同小蠶豆一道，兩人都玩得很開心。

許驕和傅喬是閨蜜，在京中就形影不離，後來傅喬嫁到涼城，許驕又一直忙著朝中之事，近乎連軸轉，一直沒有機會來涼城看傅喬。

上次傅喬帶小蠶豆回京探親的時候，兩人才見過一次，那時候小蠶豆還是一兩歲的糯米糰子一枚，眼下都是四歲的糯米丸子了。

許驕很喜歡小孩子，尤其是小蠶豆的笑容似能軟化人心，令她愛得不知抱著親了人家多少口。

而小蠶豆也喜歡許驕親近，兩人玩得不亦樂乎。

過了好些時候，傅喬才溫和的笑道：「好了，小蠶豆，該下來了，許姨累了。」

小蠶豆聽話的點頭。

許驕伸出手指，「拉勾，我們一會兒再玩。」

小蠶豆當即揚起嘴角，也學著她伸手拉勾。

許驕這才滿足的放下孩子，和傅喬說話，讓小蠶豆去一旁玩她的小玩具。

這一趟她是專程來涼城探望她們母女的，傅喬的夫婿朱昀前年去世，只留她們母女兩人。

傅喬的父母催她回京，她怕回京後父母兄嫂會逼她改嫁，就一直留在涼城。

「這麼喜歡，自己生一個？」傅喬見好友的目光一直落在小蠶豆身上，忍不住打趣。

許驕回眸一笑，「喜歡小孩子和自己生是兩回事，我就喜歡小蠶豆，讓我當小蠶豆乾媽就好了，小蠶豆做我乾女兒！」

傅喬沒好氣的睨了她一眼，「妳還真準備一輩子做相爺，不成親啊？」

許驕頓了頓，裝模作樣地歎氣，「沒辦法呀，誰讓我心懷天下，盼海晏河清，國泰民安，百姓居有定所，不必為生計奔波，毋須勞心生死，往來皆富足，孩童有笑顏……」

傅喬忍不住噗哧一笑，「妳娘得被妳嘔死！」

許驕雙手一攤，「岑女士如今已經放棄我了，她養了一堆小狗小貓小兔子，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看牠們子嗣繁盛，家族壯大……」

聽她越說越沒譜，傅喬搖著頭起身，走出花廳替她換茶。

許驕也笑著湊到小蠶豆身邊，陪她一道玩。

待傅喬折回的時候，正好聽見女兒問好友——

「乾娘，我有乾爹嗎？」

許驕一臉神祕兮兮地交代，「寶貝小蠶豆，我既是乾娘也是乾爹呀！記得，只有我們兩個人還有妳娘親在的時候才可以叫我乾娘；有旁人在的話，我就是乾爹，這可是我們之間的小祕密，記住了嗎？」

小蠶豆甜甜笑著點頭，又和她勾了勾小拇指。

「阿驕。」傅喬這才出聲，「京中有人來了。」

偏廳內，惠公正急得滿頭大汗，「相爺，您可讓老奴好找！每個地方都是您剛走老奴才到，好不容易打聽出您的下個去處，您又走了……」

惠公公名喚惠寧，是宋卿源身邊伺候的內侍，所以也同許驕熟絡。他走了大半個南順，終於趕上人了，忍不住一面擦汗，一面同許驕訴苦。

許驕安慰了幾句，並勸了茶才讓他冷靜下來。

「相爺吶，陛下有口諭，請您接旨。」惠寧等不及了，就這一句話，他都追著許相繞了大半個南順了！

他清了清嗓子，儘量沉聲道：「陛下口諭：給朕滾回來——」

許驕臉色一變，頓時有點不悅了。

「沒完，沒完……相爺這還沒完呢！」惠寧先是安撫，又繼續沉聲道：「馬不停

蹄的滾回來！」

第三章 相爺回京了

「乾娘，您不和我一起睡嗎？」小蠶豆纏了許驕一整日，還沒纏夠。

許驕在一旁托腮笑道：「不了，這樣乾娘就可以看著妳睡。」

小蠶豆笑了笑，但很快又皺起眉，「乾娘，您明日就要走嗎？母親說您有事，明日就要離開涼城。」

「是啊，原本還想多陪小蠶豆幾日的，但是京中有窮凶惡極的人在催，要我明日就走。」

「是乾爹嗎？」

許驕嚇了一跳，但很快反應過來，小蠶豆不知道窮凶惡極的意思，興許還以為是溫和儒雅之類的形容。

果真，許驕笑著問：「小蠶豆，妳知道窮凶惡極是什麼意思嗎？」

「是不是很好看的意思？」

果然……許驕原本是想解釋的，不知為何忽然想起宋卿源那張臉，不禁小聲咕噥，「……是挺好看的。」

「有乾娘好看嗎？」小蠶豆追問。

「嘶——」許驕捧著心，誇張的讚歎，「小蠶豆，妳這馬屁拍得真是爐火純青啊！」

「乾娘，馬屁是什麼？」

「呃、馬的屁股……」

小蠶豆眨了眨眼，「乾娘，那您為什麼要拍馬的屁股？」

「小蠶豆，是妳拍馬的屁股……」

小蠶豆皺了皺眉頭，認真搖頭，「可是我沒有拍到馬的屁股呀！」

許驕終於忍不住笑出聲，小蠶豆雖不明白她笑什麼，卻也跟著她笑起來。

到後來，許驕也不知道兩人說了些什麼，卻充分見識到小孩子問十萬個為什麼的威力，明明都困得不行了，闔著眼睛還在堅持問為什麼。

等小蠶豆終於熬不住，均勻的呼吸聲響起，許驕才伸手擦了擦她的碎髮，輕聲道：

「晚安，小蠶豆。」

許驕出了屋子，來到客院，傅喬和丫鬟剛收拾完，待她走上前的時候，傅喬正好掌燈出來。

「路上用的東西都替妳收拾好了，還有妳愛吃的涼城果脯和許夫人喜歡的脆棗片，妳再看看還缺什麼，明早還能去趟城裡補齊。」

「喬喬，妳怎麼這麼好？」許驕撲上去就是一陣熊抱。

傅喬笑著回攬住好友，「回京還要月餘，妳在路上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許驕輕歎，「原本還想多待幾日，我乾女兒可喜歡我了……」

傅喬忍不住打趣，「誰今日才說心懷天下，盼海晏河清、國泰民安的？」

許驕輕咳，「也是啦……這次陛下催得急，可能朝中真有急事，下次再抽空來涼城看妳和小蠶豆。」

傅喬嘴角微微勾了勾，卻道：「阿驕，邊關始終不安穩，妳又是個姑娘家，日後

別自己一個人亂跑，許夫人會擔心的。我和小蠶豆都好，不用擔心我們。」

許驕沒有答應，反問：「喬喬，妳日後還要待在涼城嗎？」

傅喬目光滯了滯，輕聲道：「隔些時日再說吧，我也沒想好。」

「要是有事，就讓人告訴我一聲，天南海北，我都管。」許驕一臉鄭重的許下保證。

翌日，天不見亮，惠寧就開始滿院子催，催得許驕的起床氣都犯了，迷迷糊糊的手一揮，「啪」的一聲碰倒夜燈，自己捂在被子裡繼續睡過去。

院中，惠寧嚇得一哆嗦，蘭花指忍不住翹了翹，轉而朝身後的人噓道：「哎呀，我說你們一個個的都別催了，沒見相爺還沒睡醒嗎？」

周遭眾人，「……」

直到將近晌午許驕才起身，感覺好似將前一段缺的覺都補回來了一般。

傅喬和小蠶豆跟著她一路走到城門口，只是送君千里終須一別，許驕抱起小蠶豆，有些捨不得的說：「走了，小蠶豆，日後見。」

「乾爹，日後見！」小蠶豆很機靈。

許驕將乾女兒還給好友，傅喬抱過孩子，溫聲說：「一路平安。」

「嗯。」許驕踩著凳子上馬車，又回頭朝她提醒，「有事記得托人捎信給我！」

傅喬點頭。

等馬車緩緩駛離涼城，許驕撩起車窗上的簾櫳，再度朝傅喬和小蠶豆揮手。

遠遠的，許驕看見小蠶豆在抹眼淚，但又很勇敢的儘量憋住不哭。

馬車漸行漸遠，遠到城門口的身影漸漸成了兩條線、兩個點，到後面什麼都看不清了，許驕才放下簾子。

朱昀還在時多好啊，他們就是琴瑟和鳴的一對璧人。

曾經涼城美景有故人，如今故人已不在，獨剩喬喬……實在不容易啊。

良久，許驕才斂起愁悵的思緒，看向馬車裡一臉笑意，端坐著看她的惠寧。

「陛下近來可好？」咳了聲，許驕終於抽空問起某人。

「陛下好著呢！就是近來摺子有些多，每日都歇得很晚，天不見亮又要早朝。不過偶爾也有氣不順的時候，上次有關於郭家的摺子遞上來，陛下沒吱聲，但等遞摺子的人一走，就『嘮』的一聲把茶盞砸了。」

聞言，許驕立即沉聲追問，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就在不久前。」惠寧輕飄飄的帶過，迅速轉了話題，「前一陣子陛下總是盯著相爺那盆仙人球看，沒事兒就看兩眼，老奴本以為仙人球是不是要被養死了，結果第二日起，就見陛下開始同仙人球說話，老奴估摸著，陛下應當是想相爺了，相爺不在，陛下就同相爺的仙人球說上話了。」

和她的仙人球說話……許是太熟悉對方，許驕不用閉眼都能想像出一身靛青色龍袍的宋卿源，大多時候都在一本正經看摺子，接著目光偶然瞥到龍案上的仙人球，眉頭不由得微微皺了皺，繼而嫌棄地收回目光，然後又重新看了回來，最後板著精緻俊逸的臉，傲嬌的開始和植物說話……

想到那個畫面，她就莫名想笑。

當初她和宋卿源賭氣，就讓人送了一盆仙人球入宮，還附帶一張紙——「刺頭兒」不在了，讓刺頭兒陪你！

她是故意氣他的，結果後來聽陳公公說，宋卿源不僅收了，還放在龍案上天天看，天天給自己添不快，不僅如此，有一回不小心被刺頭兒給扎了手也沒扔，對植物的容忍程度壓根遠勝過她。

總之，那時兩人誰都不理誰，而後是北關駐軍要軍餉的事鬧大，她才來了北關城，一直到眼下……

「相爺，陛下下月底生辰，我們若是走快些，還能趕在六月底前回京。」惠寧的話將許驕從思緒中拉了回來。

許驕眨了眨眼睛，面露為難，「可我還要去趟繁城，那裡還有事情沒辦完呢。」惠寧登時臉色一白。

去繁城可是要繞行啊！原本時間就很緊了，若是再去繁城耽擱兩日，哪兒還趕得上六月底前回京？

「也不差這兩日，是不是呀，小倉？」

許驕自顧自的逗弄起倉鼠，任憑惠寧又提了兩次這事，也像不放心上似的，令惠寧覺得自己這趟回去，屁股怕是要挨板子了。

就在快至繁城的路上，葫蘆朝車內稟報，「相爺，是彭秦雲。」

許驕挑簾看去，在涼茶鋪裡坐著的人不是彭秦雲是誰？

「你怎麼在這兒？」下了車，她便白了他一眼。明明讓他回牢獄的。

彭秦雲見到她，一臉「我總算見到妳了」的表情，「許爺，我一到繁城就投官了，結果才知道知府大人被罷官，回京報到去了。新任知府一聽許爺的名號，就讓我趕緊有多遠滾多遠，不要牽連他，還說我的案子早就銷案，沒我這號人的卷宗了，所以我只能在這裡等相爺，都等好幾日了！」

樓明亮被罷官？

許驕先是意外，但很快便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。

宋卿源一直想重用樓明亮，但是覺得對方的性子尚需磨一磨，才會將他放在繁城做知府，眼下讓人回京報到，恐怕不是免職……

樓明亮早前是戶部員外郎，而戶部要職一直是由郭家把持。

郭家是宋卿源母后的娘家，在朝中勢力盤根錯節，宋卿源一直忍著，可對方卻自恃其外戚身分，絲毫不知收斂，也看不懂天子臉色。

這次樓明亮被罷官應當只是幌子，讓他回京，怕是宋卿源準備要動戶部了……

「許爺？」彭秦雲見她聽了半天沒出聲，忍不住喚。

「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。」許驕回神，一面飲茶，心中想的還是戶部的事。

宋卿源的母后雖然已經過世，但他舅舅和外祖母尚在。

郭家有此憑藉，便在朝中結黨營私，屢屢挑戰宋卿源底線，而宋卿源之所以一直隱忍不發，都是因為他外祖母病著。

人一老，便容易糊塗。

他去看他外祖母的時候，老夫人時常將他錯認成先帝，握著他的手問：「深宮不比別處，陛下可有善待我家阿梧？」

若非為了鞏固家族權勢，沒有母親會願意將女兒送入深宮，宋卿源深知這點，也因此早前的少年天子到如今的年輕帝王，雖行事有雷厲風行、威嚴果斷之處，但他的心軟全都用在了自己外祖母身上，怕她傷心，才對郭家萬般忍耐，儘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可如今他們卻越發不知收斂，如同跳梁小丑一般在朝中上竄下跳，宋卿源最近幾次在明和殿中砸茶盞，都是因為郭家的事。

老夫人尚在病中，宋卿源不想用強硬的手段對付郭家，此次將樓明亮從繁城知府的位置上調離，定是想溫和處理郭家的事。

天子有天子的難處，有他想維護的人，也有他想維護的江山社稷……

「許爺，既然繁城牢獄不要我了，那我可以走了嗎？」

許驕收回思緒，漫不經心地瞥了他一眼，「你要想和我一起回京中也成。」

聞言，彭秦雲當即擺手，迅速起身，「許爺我走啦，後會無期！」話落撒腿就跑，比兔子還快。

「相爺？」葫蘆擔心彭秦雲將她的身分洩露出去，有些不放心的想追上去。

「他不會。」許驕卻毫不擔心。

彭秦雲這人非常精明，在繁城牢獄絕口不提家中的事，所以連這個名字都可能是假的。

而且彭秦雲怕她，更不敢亂提她的事，至於他究竟是誰不重要，只要日後不出現在她面前，給她添堵就行了。

原本惠寧還擔心趕不上皇帝生辰，但最後十餘日，許驕吩咐大夥兒連夜趕路，竟讓他們真趕在六月最後一日回到京城。

雖然是自己做的決定，可許驕也覺得整個人都快被馬車抖散架了，連大倉小倉在籠子裡也快快的趴著，只有惠寧一臉春風。

「喲，大倉小倉這是怎麼了？」這一路從繁城回京，惠寧與大倉小倉也混熟了，他很喜歡牠們，畢竟這一路回京，活物就這麼幾個，同不太聽話的相爺相比，大倉小倉算是最討人喜愛的了。

於是這段期間，他也主動肩負起投餵牠們的重任，最後大倉小倉都知曉惠寧才是衣食父母，與他親近不少。

許驕疲累的抬了抬手，「我都快抖廢了，更別說大倉和小倉啦！」

惠寧連忙哄道：「等回宮就好了。」

黃昏剛至，馬車緩緩抵達城門口。

「相爺是先回府，還是先入宮？」惠寧問。

許驕伸手撩起簾櫳，離京好幾個月，如今熟悉的街道再次映入眼簾，親切感頓時湧上心頭。

她當然想見岑女士！

但今日是宋卿源生日，眼看還有幾個時辰就要過了，她若是都回京了還沒趕在他生辰過完前同他打招呼，有人怕是又要發脾氣。

「……先入宮吧。」她立即決定，又朝葫蘆吩咐，「葫蘆，你先回家一趟，跟我娘說一聲，我入宮見過陛下就回去。」

等葫蘆離開了一會兒，許驕才反應過來，大倉小倉忘了讓葫蘆先拿回去了，眼下還在馬車上和惠寧玩呢！

算了，從宮中出來再給岑女士吧。

黃昏前後，宮中各處開始掌燈，映照得宮殿更顯金碧輝煌。

即便有惠寧在，入宮的馬車還是要進行盤查的。

禁軍侍衛撩起簾櫳，看了馬車內一眼，頓時緊張了起來，「相、相爺？」

「嗯。」許驕淡淡瞥了他一眼。

禁軍侍衛連忙放下車簾，朝一側用口型通知同袍趕緊放行。

馬車行至中宮門處停下。

依照宮中規矩，除了龍輦可以過中宮門外，所有馬車都要在中宮門前止步，入宮的官員也都要經過盤查，而後步行至內宮門。

見到許驕撩起車簾下了馬車，中宮門處值守的禁軍和內侍都忍不住眨了眨眼睛。

好傢伙！我是不是晌午的酒還沒醒？

相爺回京了？

相爺趕在陛下生辰入宮了！

我的天，真是相爺！

「惠公公，幫我照看下大倉小倉。」馬車不能入中宮門，倉鼠籠子還在馬車裡，許驕便請惠寧幫忙。

惠寧應好。

宮中的路許驕很熟悉，也不用旁的宮人領路便逕自邁步，從中宮門至內宮門的一路上，宮人和巡邏的禁軍見了她都紛紛行禮。

也有朝臣正從宮中出來，還在議論今日面聖的事，忽然見到迎面而來的許驕，全都僵住。

剛才那個，是相爺吧？

錯不了，那眼神、那走路姿勢，誰敢模仿？

相爺回來了？

幾人杵在原處愣了許久。

等許驕走到明和殿外，陳公公立時快步上前。

「哎喲我的相爺，您可算是回來了！一路可還順利？」

許驕雖然面有倦色，卻還是朝陳公公笑著點頭，「托陳公公的福，諸事安好。」

在東宮做太子伴讀的時候，陳公公就已在宋卿源身邊伺候，那時陳公公也很照顧

她，算是看著她長大的，所以她也一直與陳公公親厚。

「陛下正在見人，老奴去通傳一聲，相爺先到側殿等候吧？」

許驕應好，等陳公公折回明和殿，許驕也往側殿走。

陳公公讓她來側殿，說明宋卿源在見的是很重要的人，一時半刻還不會結束。她沒心思問他在見誰，連日趕路下來，睡得實在不怎麼好，到側殿坐了一會兒，她就開始上下眼皮打架，打了個呵欠後，更是整個人歪了下去。

明和殿內，宋卿源正在與沈凌說話，餘光瞥到陳公公入內，立時轉向他。

陳公公最有分寸，不會無緣無故入內。

「陛下，相爺入宮了。」

宋卿源目光微頓，輕「嗯」一聲，彷彿一個小插曲一般，才繼續對沈凌道：「你接著說。」

沈凌會意，再次說了下去，而陳公公也退出殿中，沒有叨擾。

看樣子，陛下這裡還要些時候，等陳公公再去側殿準備回稟時，就見相爺已經趴在側殿的案几上睡著了。

陳公公輕歎一聲，取了一側的披風給她披上。

他知曉相爺舟車勞頓多日，如今更是連家都未回就直接入宮，眼下定然非常疲憊。出了側殿，他朝側殿外值守的內侍囑咐，「在外守著就好，別吵著相爺了。」

「是！」

許驕醒來的時候，依稀聽到衣袖拂過案几的聲音，還有翻摺子的聲音。

早前她也會在側殿打盹兒，所以也沒覺得如何，逕自直起身，臉頰因為趴睡被壓得紅紅的，上面還印出袖口的花紋輪廓，一臉睡眼惺忪，整個人透著似醒未醒的慵懶。

「醒了？」清淡的聲音裡自帶威嚴，宋卿源的目光卻一直在手中的摺子上，沒有特地看她。

剛問完，他也正好看完手中的摺子，遂放下，拿起朱筆批閱。

「嗯。」許驕輕輕揉了揉眼睛，本想仔細打量他的，餘光卻剛好注意到窗外的天色，頓時一呆。

都半夜三更了……

「送我的？」宋卿源瞥向案桌上的籠子。

許驕赫然發現大倉小倉竟然都在這裡。

也是到這時候她才驚覺，這一路上她好像都忘了和惠寧說，大倉小倉是送給岑女士的禮物……

他肯定以為這是她千里迢迢從北關城帶回來送給宋卿源的，所以才會錯了意，直接將籠子給拎到明和殿來了！

完蛋了……

正想著要怎麼和眼前人解釋這一齣烏龍，宋卿源卻轉向她，溫和的嗓音裡透著耐人尋味的溫柔，「朕很喜歡。」

許驕才張開嘴，但這一句「朕很喜歡」就讓她瞬間噤聲。

宋卿源的目光已經回到大倉和小倉身上，「你從未送過朕這種東西，很特別。」

哪裡特別了，就是兩隻倉鼠嘛。許驕摸了摸鼻子，沒吭聲。

宋卿源看著籠子裡的大倉和小倉，眼神有些居高臨下，但眸光裡又帶了少見的暖意。

許驕的話又嚥了回去。

好吧，這人坐擁整個南順，要什麼東西沒有？但他確實沒有倉鼠。

她終於明白為什麼他說特別了。

「哪來的？」

「在北關城時正好遇上蘭姿節，從北關商人那裡買的，牠們的名字是——」

「許大倉？許小倉？」宋卿源淡淡垂眸。

許驕頓住，一雙眼駭然的瞪大。他怎麼知道？

「就你那腦袋，還能想出什麼名字？」

許驕本想反駁，就聽宋卿源漫不經心的開口。

「但凡有兩個的，大一些的就加個大字，小一些的加個小字；超過兩個的就用一二三四，連甲乙丙丁都不會用，若是喜歡，還會冠上自己的姓。」

許驕頓時語塞。

好吧，她從小就在東宮伴讀，宋卿源有時是比她還瞭解她自己的。

很明顯的，宋卿源懟完人，心情就像好了許多，都能對大倉和小倉「龍顏大悅」了。

反正他對仙人球啊，許小倉、許大倉啊，都比對她溫和，還仗著自己過生日，搶她給岑女士準備的禮物！許驕在心裡沒好氣的腹誹。

「陳公公。」突地，宋卿源喚了聲。

陳公公立時入內，「陛下。」

「傳膳吧。」

許驕有些錯愕。都這個時辰了他還沒吃？

這時，宋卿源的肚子應景的咕嚕叫了一聲，殿中原本就沒有旁人，氣氛一時有些尷尬。

許驕原本是想忍著不笑的，但見宋卿源臉都綠了，又實在沒忍住的笑出聲，笑完，正好對上一張略帶惱意的臉。

「你膽子越發大了，是不是？」

許驕當即正襟危坐，裝模作樣地恭敬道：「陛下憂國憂民，心繫社稷，操勞至夜半以至饑腸轆轆。微臣想，這實在是社稷之幸，朝堂之幸，百姓之幸，故而臣內心喜悅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驚擾聖駕，望陛下恕罪。」

宋卿源原本有些綠的臉當即氣得更紫，又開口喚，「陳公公！」

「陛下。」

「讓宮中落鑰，一隻聒噪的蟬都別放出去！」

陳公公忍俊不禁的拱手領命要走。

許驕心急的大喊，「別別別！陛下，我回京後都還沒回家呢，岑女士該擔心了。」

宋卿源微微皺眉，「說多少次了？」

許驕從善如流的改口，「我娘該擔心了！」

宋卿源看向陳公公，陳公公立時會意，連忙躬身說：「老奴這就讓人給許夫人捎消息，說相爺才從邊關回京，同陛下有事商議，明晨便會回府。」

「陳公公——」許驕悄聲哀求。

可陳公公只能帶著一臉「老奴也沒有辦法」的神色，退了出去。

許驕只能板著臉看向宋卿源，可他又在看大倉和小倉，沒有理她。

「大倉小倉是我送給岑女士的禮物！」見他又蠻不講理，許驕忍不住氣惱的低吼。宋卿源頓了頓，才不疾不徐地回道：「哦，現在是朕的了。」

「……」許驕嘴角抽了抽。

等內侍將晚膳端上來，陳公公先上前試菜，確認沒問題再為二人佈菜。

宋卿源慣來有教養，信奉食不言寢不語，即便再餓，動筷子的時候也依舊從容優雅。

許驕想起在東宮做伴讀的時候，她有一次睡過頭，沒吃晚飯，可晚上餓了又不好在東宮亂竄，正餓得抓心撓肝，陳公公忽然來了，說殿下請她去探討書冊。

她心想自己都餓成這樣了，還要陪太子攻書，實在太悲摧，誰知去了之後，就見桌上擺著幾道小菜，宋卿源正一面看書，一面吃東西。

她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但那天，她真陪他看書看到很晚。

後來再有一次，她又貪睡錯過飯點，硬著頭皮跑去找宋卿源，那時宋卿源與幕僚在一處，但餘光瞥到了她，便輕喚了聲「進來」。

她入內，幕僚看她，宋卿源也看她。

「有事？」

她不好明說，但都進來了，什麼都不說就出去實在可疑，於是她深吸一口氣才說：

「殿下，攻書嗎？」

那時幕僚們都露出訝異的神色，但宋卿源眸間卻出現笑意。

「去裡面等。」

她不想去裡面啊！她餓，而且誰知道他要和人聊多久？會不會聊著聊著就忘了……

所以她沒馬上動作，而是可憐巴巴地看他。

宋卿源先是悄悄笑瞪了一眼，才朝陳公公吩咐，「取些糕點來。」

都是早前發生的事，現在想起來，許驕又覺得宋卿源好的時候還是多一些的。

他肯定知道自己今日沒吃東西就直接入宮，剛才又見她趴在案桌上睡，才特地等她醒了再傳膳的。

今日還是他生辰呢……

深吸口氣，許驕主動開口緩和氣氛，「我去了趟北關城——」

「食不言，寢不語。」

感動瞬間即逝，許驕窩火的在心裡大罵，傲嬌不死你！

等兩人就這麼沉默著用完膳，內侍撤走膳食，端了杯盞來讓兩人漱口，陳公公才奉上酒。

「說吧，北關怎麼了？」宋卿源這才開口問。

許驕看了看酒杯，先說：「我不飲酒。」

她上次喝酒才在宋卿源跟前鬧了笑話，雖然他後來沒提，但她如今能想起來的一幕是自己跳到他身上，跟他說這叫「龍抱」，然後又抱了抱他，說這叫「抱抱龍」……當時宋卿源的臉比方才還綠。

後來兩人有默契的一個月都沒說過話或單獨在一起過，等到時間一久，像是慢慢都忘了這事才又和好如初。

可在一個坑裡，怎麼能摔倒兩次呢？所以許驕率先拒絕。

誰知她不就「坑」，「坑」竟硬要來就她。

「今日是朕生辰，陪朕喝兩杯再走吧。」

於是兩刻鐘不到，許驕便喝了半盅，有些暈乎乎的，將自己怎麼從京城出發去邊塞、怎麼在繁城將彭秦雲從牢獄裡提出來，又怎麼穿過荒漠抵達北關城，一步一步給曹複水那隻蓬頭獅子狗下套的事全都說給宋卿源聽了。

聽到曹複水這段時，宋卿源眉間明顯皺了皺，微惱的凜聲斥道：「曹複水性子衝動，容易與人爭執，還動不動就拔刀相向，朕讓你離他遠些，你是當耳邊風去了，還是膽子大了，不怕了？」

許驕許久都沒有聽他訓自己了，平日裡她斷然不會明著頂撞他，但眼下酒意上頭，想也不想便湊到他跟前，「怕！心裡可害怕了……」

她說話的氣息落在宋卿源眉間，令他一時怔住，耳根微微一紅，沒有再出聲。

許驕迷迷糊糊的咕噥，「我知道他喜歡拔刀嚇人，所以一路上都讓葫蘆在我面前拔刀，等我看麻木了才敢去找他的，但是從營帳出來的時候，還是嚇得腿軟了……」

言罷，又當即搖頭，「不！我才沒有腿軟呢！」

宋卿源知曉這人是真的喝多了，也不再與之對話，而是乾脆抱起人。

許驕還靠在他肩膀輕聲嘟囔，「宋卿源，生日快樂，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」

他習慣性皺眉，「沒大沒小……」

「我是許大驕，天生驕傲的驕！」

宋卿源被懷中人語無倫次的樣子逗得好氣又好笑，特別是這人開始唱起奇怪的生日快樂歌時，聽得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將人放上床時，許驕已經闔眸，睡得不省人事。因為生得好看，入睡的時候，眉眼間都是精緻，動人心魄。

宋卿源亦飲了酒，只坐在床榻一側看，沒離許驕太近，但想起方才他說因為害怕，所以去北關城駐軍前一直讓葫蘆拔刀，練到不怕才敢去軍中時又心生護短之情。曹複水那裡，朕早有安排，操什麼心？明明膽子小，就是裝能耐的時候大……